

文化心理视域下青年网络萌语的符号表征、行为映射与价值反思

李森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数字社交场景中诞生的青年网络萌语是当代极具代表性的语言亚文化现象, 是汉语在新媒体语境下自我调适与创新发展的新形态。本文立足于文化心理学、社会语言学双重视角, 以谐音改造、合音缩略、重叠构词、幼态语气词、仿儿语句式五类典型萌化语言符号为核心分类体系, 系统梳理青年网络萌语独特的语音变异、词汇构式与句法表征特征。结合人际传播实践与网络社交机制, 深度阐释萌语使用背后所承载的圈层认同、情绪代偿、童年回溯、弱身份展演四类青年群体社交行为映射逻辑。依托汉民族传统语言文化、婴儿图式认知理论、逃避自由心理与青年亚文化理论, 深挖网络萌语流行的深层文化心理动因, 辩证剖析萌语在丰富汉语交际体系、舒缓社会情绪与弱化语言表达能力、造成审美同质化、引发交际失范之间的双重价值。最后结合当代语言规范化建设要求, 提出场景分层使用、语文美育引导、平台柔性治理、学术动态跟进的多维优化路径, 为网络萌语的良性发展、青年语言素养培育以及新时代汉语语言生态建构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 网络萌语; 萌化语言; 文化心理; 青年亚文化; 语言规范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度普及与社交媒体的迭代升级, 我国网络社交生态愈发成熟, 青年群体成为网络语言生产、传播与迭代的核心主体(陈沛, 2024)。截至当前, 短视频、社交软件、网络社群已然取代传统线下交际, 成为当代青年日常沟通、情感表达、身份互动的主要场域。在这一媒介环境变革之下, 区别于传统规范汉语的新型萌化语言广泛流行, 从早期二次元小众圈层逐步渗透至大众网络社交场景, 形成“万物皆可萌”的语言传播景观(刘翔, 2024)。以幼态化、柔软化、可爱化为核心特征的网络萌语, 涵盖谐音改写、合音缩略、叠词构式、软语气词、仿儿语句式等多元语言形态, 诸如“蟹蟹”“酱紫”“饭饭”“好捏”“美美哒”等表达, 全面覆盖私聊互动、社群聊天、短视频弹幕、网络评论、日常文案创作等各类生活场景, 成为当代青年社交最具辨识度的语言符号。

在语言学研究层面, 国内学者聚焦萌语的构词形式与语音变异特征展开细化研究: 尚来彬(2018)系统梳理了网络谐音的三大造词模式, 厘清了传统谐音修辞与现代网络谐音的传承关系, 明确了网络谐音词“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新酒、跨语域借音”的核心特征; 杨绪明等(2023)专门探讨网络重叠式新词的生成机制, 指出儿语跨域迁移、汉语双音化发展趋势、

方言语音渗透是网络叠词常态化流行的核心动因；刘晓琴（2023）从主观量表达视角出发，论证了AA式、AA哒式复叠萌语在情感强化、语义柔化上的独特语用功能；刘杰海（2024）、霍东阳（2022）等学者进一步细化“叠词+哒”构式的构式化进程，完善了重叠类萌语的语言学研究体系；刘书慧（2021）则聚焦谐音镶嵌现象，补充了外来语音、数字语音融入汉语萌语的创新路径，丰富了网络萌语的语音变异类型研究。

在传播学与社会学研究层面，学界重点关注萌语的传播机制与社交功能。陈沛（2024）通过25份青年群体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实证验证了网络社群性、空间自由度、社交模仿机制对萌语传播的驱动作用，揭示了社群认同、身份归属、社交互动与萌语使用的内在关联；马一非（2020）从成年人人际传播视角切入，运用逃避自由理论解读成年青年使用萌语的心理动因，阐释了幼态语言跨年龄、跨场景传播的精神内核；刘翔（2024）针对青少年萌语使用现状，提出萌化语言泛化带来的文化困境与价值隐忧；唐尚书、江运齐（2022）则批判性指出过度依赖萌言萌语会造成青年语言表达单一化、思维浅层化的现实问题。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分别从语言形式、传播机制、社会影响等单一维度展开探讨，成果丰富但存在研究碎片化问题，尚未构建起“语言符号表征—社交行为映射—深层文化心理”的完整分析框架，对萌语形式特征、使用者行为、民族文化心理的联动关系研究较为薄弱，缺乏系统性、整合性的辩证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青年网络萌语为研究对象，整合社会语言学、文化心理学、人际传播学多学科理论，依托现有文献研究成果与海量日常网络语料，系统划分网络萌语的语言类型，精准剖析各类萌语的符号特征与构词规律；从社交实践角度解码萌语背后的青年群体行为逻辑，挖掘语言表达所映射的社交需求与自我展演行为；结合汉民族传统语言文化、人类先天认知心理、当代青年生存困境与亚文化需求，深度阐释萌语持续流行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辩证分析网络萌语的正向价值与潜在弊端，结合新时代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要求，提出科学合理、分层适配的引导与治理路径，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网络语言良性迭代、青年语言素养提升、汉语文化传承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青年网络萌语的符号表征与类型划分

网络萌语是新媒体语境下汉语发生幼态化变异形成的特色符号系统，本质是青年群体为适配轻量化、情感化、平等化的网络社交需求，对标准汉语的语音、词汇、句式进行柔性改造的结果。其核心萌化逻辑复刻幼儿语言习得阶段的表达特征，以语音软化、词汇叠化、句式简化、语气弱化为核心手段，打破传统汉语严肃、规整、刚性的表达范式，形成兼具可爱感、亲昵感、无攻击性的新型语言形态。结合尚来彬（2018）、刘书慧（2021）、杨绪明等（2023）学者的分类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日常网络真实语料，可将青年网络萌语系统划分为谐音改造类、合音缩略类、重叠构词类、幼态语气词类、仿儿语句式类五大核心类型，各类

萌语符号特征鲜明、构词规律清晰，共同构成完整的网络萌语体系。

（一）谐音改造类萌语：同音近音的柔性萌化转写

谐音造词是汉语传统的经典修辞手段，也是网络萌语最基础、最核心的生成方式（尚来彬，2018）。汉语音节数量有限，声调组合后仅有不足九百个有效音节，却承载数万汉字，天然存在大量同音、近音字词，为谐音改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语言基础。不同于早期网络讽刺类谐音词（杯具、神马、鸭梨山大）的批判属性，当代青年萌化谐音词摒弃戏谑讽刺、情绪宣泄的内核，以柔化语气、拉近关系、增添可爱感为核心目的，主要分为方言谐音、通用汉字谐音、跨语域谐音镶嵌三类。

其一，方言谐音萌化。这类萌语依托西南官话、闽南方言、粤语等地方方言的发音特征，替换标准汉语字形，复刻方言软糯、稚嫩的发音质感，模拟幼儿发音不准的状态，自带天然萌感。典型语料包括“稀饭（喜欢）”“孩纸（孩子）”“介个（这个）”“筒子（同志）”“口耐（可爱）”“蓝瘦香菇（难受想哭）”等（尚来彬，2018）。方言发音相较于标准普通话，声调更平缓、音节更柔和，规避了普通话的规整刚性，用于网络交际可弱化表达力度，营造轻松亲昵的沟通氛围，同时凭借方言特色形成圈层专属话语，增强群体辨识度。

其二，通用汉字谐音萌化。依托普通话同音、近音汉字完成词汇替换，选用字形柔和、笔画简单、语义轻盈的汉字替代原有规范词汇，消解原词的严肃感与正式感。例如“蟹蟹（谢谢）”替代规范感谢用语，弱化客套疏离感；“笔芯（比心）”替代手势动作描述，简洁可爱且极具画面感；“桑心（伤心）”弱化悲伤情绪的沉重感，将负面情绪柔性表达，避免交际氛围压抑。这类谐音改造不改变词汇核心语义，仅通过字形与语音的微调实现情感色彩的萌化转变，适配青年线上轻量化情感表达需求。

其三，跨语域谐音镶嵌萌化。刘书慧（2021）提出的谐音镶嵌理论指出，当代网络萌语突破纯汉语体系，将英语、数字等外来符号的语音嵌入汉语表达中，形成跨语言谐音萌化形态。数字谐音如“520（我爱你）”“1314（一生一世）”，以数字简洁语音替代复杂汉字，温柔含蓄；英语谐音如“3Q（谢谢）”“duck 不必（大可不必）”，依托中外语音近似性完成创新改造，兼具新奇感与软萌特质，成为青年圈层流行的特色萌语形态。

（二）合音缩略类萌语：语音简化的幼态变体

合音缩略萌语是极具汉语特色的萌化形态，脱胎于闽南方言、南方方言的连读变音现象，同时高度复刻幼儿语言习得过程中“口齿不清、连读简化、省略介音”的发音特征（尚来彬，2018）。幼儿在语言发育初期，无法精准完成多音节词汇的完整拼读，常出现音节合并、语音省略、连读简化的情况，这类不标准的稚嫩发音被青年群体借鉴改造，形成专属合音萌语。

典型代表词汇包括“酱紫（这样子）”“酿紫（那样子）”“造（知道）”“不造（不

知道)”等。从语音结构来看,“这样子(zhè yàng zi)”属于三音节词汇,幼儿发音时会省略中间介音,将多音节连读压缩为单音节“酱(jiàng)”,形成简洁软糯的合音效果。与普通网络缩略语不同,合音萌语不追求传播效率,核心目的是通过语音残缺、简化的幼态发音,塑造温柔、可爱、无害的话语形象。这类萌语语义完整无偏差,仅在语音层面完成萌化改造,多用于青年女性私聊、情侣互动、短视频温柔文案等轻松私密的社交场景,是辨识度极高的萌化语言形态。

(三) 重叠式萌语: 复叠构式的核心萌化符号

重叠构词是当代网络萌语使用频率最高、体系最完善、萌化特征最显著的语言形态,也是学界研究最充分的萌语类型(霍东阳, 2022; 隋岩娜, 2023)。传统汉语重叠多用于强化语义、规整句式,多用于书面语与正式口语;而网络重叠式萌语脱胎于亲子儿语,通过词汇复叠实现语义柔化、情感升温、气质萌化的效果,主要分为名词AA式、形容词AA哒/AA子式、动词重叠式三类核心构式。

名词AA式叠词是最经典的仿儿语萌化形态,杨绪明等(2023)指出,这类叠词原本仅适用于成人与幼儿的亲子对话,是为适配儿童简单认知、稚嫩发音形成的特殊语言形式,传统成人交际中极少使用。随着网络社交幼态审美兴起,“饭饭、水水、果果、猫猫、花花、爪爪、觉觉”等叠词全面跨域,进入青年日常社交场景。单音节名词叠化后,语义范围缩小、情感温度提升,消解了传统词汇的生硬感,自带温柔治愈的萌感,彻底改变了汉语名词的使用范式。

形容词AA哒、AA子构式是当代网络独创的萌化结构,也是青年辨识度最高的流行表达(刘杰海, 2024)。刘晓琴(2023)的研究表明,这类复叠构式具备极强的主观量表达功能,通过形容词重叠搭配软后缀“哒”“子”,可放大愉悦、轻松的主观情绪,实现语义柔化与情感强化的双重效果。诸如“美美哒、萌萌哒、暖暖哒、绝绝子、甜甜子”等表达,摒弃了传统形容词直白生硬的评价方式,以柔软的构式形态传递情绪,适配青年温柔化、轻量化的审美偏好。

动词重叠式萌语以动作重复为核心特征,通过词汇反复放大情绪张力,营造撒娇、鼓励、期待的萌化氛围,典型词汇包括“抱抱、冲冲冲、买买买、贴贴”等。这类重叠不追求语义丰富性,核心功能是情感宣泄与氛围营造,简洁直白、感染力强,高度适配网络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交表达场景,成为青年亲密关系互动的常用语言符号。

(四) 幼态语气词后缀: 低成本柔性萌化载体

语气词是调节语句情感、改变话语气质的重要语言载体,也是网络萌语最便捷、最高频的萌化改造手段。现代汉语标准语气词以“吗、呢、吧、啊”为主,语气中性、规整、无明显情感偏向;而青年萌语独创一批幼态软语气词,以“哒、噜、捏、噉、喏、嘞”为核心,

这类语气词韵母轻柔、开口度小、发音舒缓，无尖锐声调，能够最大程度弱化语句的攻击性与生硬感（陈沛，2024）。

幼态语气词可灵活搭配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使用，适配各类日常社交场景，如“好哒、收到噜、知道捏、走噯、辛苦啫”。相较于标准语气词，萌化语气词不改变句子核心语义与语法结构，仅通过句尾语音软化，重塑整体话语气质，塑造温顺、乖巧、亲和的个人形象。在纯文字网络社交中，缺少神态、语气、动作的辅助，幼态语气词能够有效弥补情感缺失，消解文字交流的冰冷感，成为青年拉近人际距离、优化社交氛围的核心语言工具，常与叠词、谐音萌语搭配使用，形成完整的萌化话语体系。

（五）仿儿语句式表达：完整维度的幼态话语体系

相较于前四类词汇、语音层面的萌化改造，仿儿语句式是句式、语法层面的整体萌化，是最高维度的萌语形态（马一非，2020）。幼儿语言具备句式简短、逻辑简单、诉求直白、无复杂修饰、情感纯粹的核心特征，青年群体通过完整复刻幼儿话语句式与表达逻辑，构建专属的幼态化交际体系。这类萌语摒弃成人交际的委婉铺垫、复杂句式、含蓄表达，以短句、简单句为主，直接传递情绪与需求，典型例句包括“要抱抱”“想吃饭饭”“不开心啦”“好累呀”等。

仿儿语句式主要应用于情侣、闺蜜、亲密同辈等强关系社交场景，通过刻意简化句式、回归孩童纯粹的表达逻辑，消解成年人社交的功利性、复杂性与疏离感。马一非（2020）认为，成人主动使用仿儿语句式，本质是语言角色的主动降维，通过复刻童年语言形态，暂时脱离成熟、克制、理性的成人话语体系，实现情绪的纯粹表达，是青年群体专属的精神解压方式。

三、网络萌语背后青年群体的行为映射

网络萌语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或语言跟风，而是青年群体网络社交行为、自我形象建构、人际关系维系的具象符号投射。语言是行为的外在载体，青年对萌语的高频使用、主动模仿、刻意创新，对应着一套完整、稳定的线上社交行为逻辑。结合陈沛（2024）的网络社交机制研究、马一非（2020）的人际传播理论与戈夫曼拟剧理论，可将萌语背后的青年行为映射归纳为圈层认同趋同、情绪代偿宣泄、亲密关系维系、线上人设弱化展演四大维度，全方位解码萌语使用的行为本质。

（一）圈层认同趋同行为：以符号统一实现群体归属

网络社交最核心的特征即为社群性，青年群体依托兴趣、圈层、行业、年龄形成各类网络社群，而专属语言符号是社群身份识别、群体边界划分的核心标识（陈沛，2024）。陈沛通过 25 份不同职业、年龄、圈层青年的深度访谈证实，几乎所有青年圈层都形成了专属的

话语体系，萌化语言是当下多数青年社群的通用符号，熟练使用圈层萌语是新人融入群体、获得成员接纳的必备条件。

在二次元、美妆、校园、新生代职场、短视频爱好者等青年主流圈层中，萌语已经成为默认社交语言。社群内部成员通过统一的叠词、谐音、软语气词开展互动，形成独特的圈层话语氛围；新成员进入社群后，为避免被视作“圈外人”，会主动模仿、学习、使用圈层萌语，通过语言趋同实现行为趋同、身份趋同。这种主动模仿、刻意跟风的语言行为，本质是典型的群体从众与身份认同行为，完全契合弗洛姆（2007）提出的“机械化趋同”心理机制。当代青年在碎片化的网络社交中极易产生孤独感，而统一的萌语符号能够消除个体差异，搭建共同的话语空间，让个体快速获得群体归属感与安全感，实现社交身份的确认。

同时，网络社群存在隐性的话语权等级，善于使用萌语、贴合圈层话语氛围的成员，更容易获得他人关注与好感，在社群中获得更高的认可度与话语权（陈沛，2024）。因此，青年主动使用萌语，不仅是简单的语言模仿，更是主动迎合社群规范、争取群体认同、稳固社交地位的策略性社交行为，是当代青年圈层社交的典型行为映射。

（二）情绪代偿宣泄行为：以幼态表达实现压力缓释

当代青年身处高压社会环境，学业竞争、职场内卷、生活压力、人际关系焦虑成为常态化生存状态，内心长期积压疲惫、委屈、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亟需安全、温和、无冲突的情绪宣泄渠道（马一非，2020）。但在现实社交场景中，成年人被社会规训要求成熟、克制、理性，直白的情绪宣泄会被视作脆弱、矫情，面临社交评价压力与形象损耗，无法自由释放内心负面情绪。

网络萌语的幼态、无害、可爱属性，恰好为青年提供了绝佳的情绪代偿载体。萌语自带孩童话语的包容属性，社会对幼态表达的包容度远高于成人表达，青年借助“桑心、好累捏、emo 噜”等萌化表达，委婉、柔性地释放负面情绪，既完成了情绪宣泄，又规避了直白诉苦的尴尬与负面评价，实现了情绪的温和代偿（马一非，2020）。陈沛（202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网络空间的匿名自由度直接影响萌语的使用频率：在私人匿名社交场景中，青年萌语使用频率极高，情绪宣泄类萌语更为常见；而在实名、正式的职场社群中，萌语使用大幅减少，充分印证了萌语的情绪宣泄功能是青年核心社交行为需求。

（三）亲密关系维系行为：以柔性语言搭建情感纽带

网络文字交际存在天然缺陷，缺失线下交流的神态、语气、肢体动作辅助，情感传递单薄、生硬，极易造成交际隔阂与误解。而萌化语言作为高适配的情感符号，能够有效弥补文字社交的情感空白，成为青年维系亲密关系、润滑人际互动的核心工具（马一非，2020）。

在强亲密关系中，情侣、闺蜜、至亲之间高频使用叠词、撒娇式萌语、软语气词，能够弱化人际距离、增添亲昵氛围，消解相处中的平淡与隔阂。当出现矛盾、分歧时，一句“别生气噜、原谅我叭”的萌化表达，能够快速软化对立氛围，化解人际冲突，维系亲密关系的稳定。在弱同辈关系中，普通同学、同事、朋友之间使用“好哒、收到噜、辛苦啦”等温和萌语，能够摒弃成人交际的功利感与生硬感，塑造友善、随和、无攻击性的个人形象，降低他人的社交防备心，搭建轻松、长效的同辈社交关系。

由此可见，青年日常高频输出萌语，并非单纯的语言习惯，而是主动维系人际关系、优化社交氛围、搭建情感纽带的持续性社交行为，是当代轻量化网络社交的重要行为支撑。

（四）线上人设自我弱化展演行为：以幼态符号塑造温和形象

依据戈夫曼拟剧理论，网络空间是青年自我形象展演的核心舞台，用户通过语言、行为、内容输出塑造专属线上人设，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现实社会对成年人的规训严苛，要求个体独立、强势、克制、成熟，棱角分明的成人形象容易引发社交对立与竞争冲突；而网络空间提供了形象重塑的自由场域，青年群体借助萌语的幼态、柔软、无害属性，主动弱化自我锋芒，展演温和乖巧的线上人设（马一非，2020）。

在职场对接、公共评论、社群互动等各类线上场景中，青年通过萌化语言弱化自身攻击性，规避观点对立与人际矛盾，以温柔的话语形态获取他人善意与包容。同时，传统性别规训要求男性刚强硬朗、女性温柔乖巧，而萌语打破了固化的性别话语边界，男性青年在熟人圈层适度使用萌语，打破“男性不可柔弱”的刻板印象，实现多元自我形象的展演；女性青年依托萌语强化温柔亲和的人设特质，适配圈层社交审美。这种主动通过语言矮化、气质柔化完成自我形象塑造的行为，是青年网络自我展演的典型行为映射，体现了当代青年多元、包容、突破传统规训的社交特质。

四、萌语流行的深层文化心理动因

青年网络萌语的全民流行，表层是社交行为需求驱动，深层则根植于汉民族千年传承的语言文化基因、人类先天的认知审美本能、当代青年的集体精神困境与青年亚文化发展趋势，是传统文化、先天心理、时代环境、圈层文化多重因素耦合的结果。结合四方田犬彦（2011）的可爱理论、弗洛姆（2007）的逃避自由理论、尚来彬（2018）的传统谐音文化研究，可从四大维度深度阐释萌语持续火爆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

（一）文化根基：汉民族含蓄委婉的传统表意基因

尚来彬（2018）明确指出，网络谐音、柔性表意类萌语的长久流行，本质是汉民族传统语言文化心理的当代延续。汉语文化千年崇尚“含蓄内敛、意在言外”的表达范式，排斥直白外露、尖锐生硬的情感宣泄，追求委婉隽永、温柔含蓄的交际意境，这一文化特质深刻烙印在民族语言体系与大众表达习惯中。

纵观汉语发展史，谐音双关、柔性表意是古典文学与民间语言的核心艺术手法：刘禹锡《竹枝词》以“晴”谐“情”，借天气意象委婉隐喻人情冷暖；李商隐《无题》以“丝”谐“思”，用蚕丝绵长隐喻无尽相思；民间对联、歇后语大量运用谐音双关，实现一语双关、含蓄传情的表达效果（尚来彬，2018）。传统汉语不推崇直白的喜怒哀乐宣泄，习惯依托语音、字形、意象迂回传递情感与态度，这种含蓄温和的表达审美，延续千年未曾中断。

当代网络萌语的柔性表达、谐音委婉表意，完美承接了这一民族文化基因。青年不直白说“谢谢、难过、开心”，而是以“蟹蟹、桑心、美美哒”委婉传递情绪，摒弃刚性直白的表达，延续中式含蓄温柔的交际美学。同时，中国传统人际交往崇尚“中庸谦和、以柔待人”，排斥强势、尖锐的话语姿态，萌语的柔软、温和、无攻击性特质，恰好契合中式社交的中庸文化内核，是传统交际文化在数字时代的现代化转化，这也是萌语能够突破圈层、全民流行的核心文化根基。

（二）认知本能：人类先天婴儿图式的幼态审美偏好

萌语的广泛传播具备先天认知心理学依据，核心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婴儿图式审美本能（四方田犬彦，2011）。四方田犬彦在《论可爱》中提出，人类普遍存在先天幼态偏好，对短小、轻柔、简单、稚嫩的语音、形象、形态天然产生好感、包容感与治愈感，这是人类进化形成的本能心理机制，不受时代、年龄、文化限制。

幼儿语言的核心特征为音节简短、发音轻柔、句式简单、重复度高，无复杂语义与尖锐声调，恰好契合人类的先天审美偏好（杨绪明等，2023）。网络萌语复刻幼儿叠词、软音、短句的表达形态，最大程度还原幼态语言特质，能够快速唤醒人类内心的温柔情绪，缓解焦虑、疲惫、压抑的负面状态。杨绪明等（2023）的叠词研究进一步证实，网络AA式叠词、幼态语气词之所以具备极强的传播力与感染力，核心是其复刻了亲子儿语的治愈属性，能够激活人类先天的包容心理，实现情绪抚慰的效果。这种根植于人类基因的认知审美本能，是萌语区别于其他网络流行语、能够长期流行的底层心理逻辑。

（三）时代心理：逃避自由的童年回溯与压力代偿

弗洛姆（2007）在《逃避自由》中提出，现代社会的自由伴随巨大的生存压力与责任束缚，个体在高度自由的社会环境中，需要独自承担竞争压力、生存责任与人生风险，极易产生焦虑、孤独、疲惫等负面情绪，进而产生“逃避成人自由、回归无忧状态”的心理诉求。这一理论能够精准阐释当代青年痴迷萌化语言的深层精神动因（马一非，2020）。

当代青年身处高强度竞争的社会环境，学业升学、职场内卷、经济压力、人际焦虑层层叠加，成年人的身份意味着无尽的责任、约束与竞争，长期处于紧绷、疲惫的精神状态。而童年是人类唯一无压力、无责任、被包容接纳的无忧阶段，回归童年成为当代青年普遍的精神渴望（马一非，2020）。在现实生活中，青年无法回溯童年、逃离成人责任，而网络萌语

为其提供了低成本、无风险的精神避难所。青年通过模仿孩童语言、复刻幼态表达逻辑，暂时剥离成年人的身份标签与责任束缚，以语言矮化的方式实现精神出逃，短暂回归轻松纯粹的孩童状态，完成心理压力的代偿与精神治愈。这种集体性的童年回溯心理，是萌语持续迭代、长盛不衰的核心时代心理动因。

（四）代际文化：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建构与圈层区隔

网络萌语的流行，也是当代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刘翔，2024）。“萌”文化最初源自日本 ACG 二次元亚文化，以可爱、柔软、治愈为核心审美，传入国内后迅速被青年群体接纳改造，逐步脱离小众圈层，发展为当代青年标志性的亚文化符号（陈沛，2024）。

青年群体始终具备建构专属代际文化、区别于中老年主流文化的心理需求，渴望通过专属符号完成自我身份的区隔与建构（刘翔，2024）。中老年群体的语言表达严肃、规整、传统，而青年依托谐音、叠词、幼态语气词构建全新的萌语体系，形成专属代际话语密码，与传统成人话语体系形成鲜明区分，以此彰显青年群体的独特审美、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同时，网络媒介的高传播性、圈层模仿机制加速萌语迭代，青年通过不断创新萌语形态，持续满足自我求新、求异、彰显个性的心理需求，推动萌化亚文化持续发展壮大。

五、青年网络萌语的双重文化价值辩证审视

网络萌语作为数字时代青年自发创造的语言亚文化形态，是汉语动态演变的鲜活载体，具备鲜明的双面性价值。其既承载着语言创新、情绪疏导、社交赋能的正向功能，也存在弱化语言能力、窄化审美视野、引发交际失范的潜在弊端。学界对网络萌语的评价长期存在两极分化，或全盘追捧、或彻底否定，均存在片面性（唐尚书、江运齐，2022；刘翔，2024）。本文结合文献研究与现实语境，辩证剖析网络萌语的双重价值，摒弃二元对立的评判思维，客观界定其时代价值与现存隐忧。

（一）正向文化价值：赋能语言发展与青年社交

第一，活化汉语修辞体系，丰富口语情感表达维度。汉语传统表达体系偏严肃、规整、刚性，书面语严谨庄重，传统口语中性平实，缺少适配轻量化社交的示弱、亲昵、治愈类柔性表达（尚来彬，2018）。网络萌语传承汉语千年谐音、叠词修辞传统，同时创新修辞使用场景与表达形态，将传统文学中的高雅修辞转化为大众口语化表达，活化了传统修辞的当代生命力。刘晓琴（2023）指出，萌化叠词拓展了汉语主观量表达的边界，能够精准传递细微、柔软、多元的情感，填补了现代汉语口语情感表达的空白，丰富了汉语词汇体系与语用功能，为现代汉语的动态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民间语料。

第二，缓冲社会负面情绪，构建温和友好的线上社交生态。在高压的现代社会中，青年负面情绪缺乏温和宣泄渠道，尖锐的语言表达极易引发网络对立与言语冲突（马一非，2020）。萌语无攻击性、温柔治愈的特质，能够有效疏导青年焦虑情绪，弱化人际对立，缓解网络戾

气。同时，主流媒体、政务平台适度运用萌化语态开展传播工作，能够打破官方话语的严肃刻板印象，拉近与青年群体的心理距离，消解代际话语隔阂，实现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良性互动，营造包容、温和、多元的网络语言生态。

第三，赋能圈层社交互动，满足青年情感归属需求。圈层化社交是当代青年核心社交模式，而萌语作为圈层通用话语符号，能够快速实现群体身份识别，降低社交沟通成本，强化同辈情感联结（陈沛，2024）。对于独处、孤独感强烈的当代青年而言，统一的萌语互动能够快速搭建情感共鸣，获得群体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感，适配碎片化、轻量化的现代社交节奏，有效弥补了当代青年社交浅层化、情感缺失的短板。

（二）负面文化隐忧：滋生语言与审美发展困境

第一，过度滥用引发文字失语，弱化青年规范表达能力。唐尚书、江运齐（2022）明确指出，长期依赖单一固化的萌化词汇，会导致青年语言储备匮乏、表达思维浅层化。当代青年习惯用“绝绝子、美美哒、桑心”等同质化萌语替代所有复杂情绪与事物描述，放弃丰富精准的汉语词汇与多元表达句式，长期以往会丧失深度思考、精准表达、书面创作的能力，引发普遍性的“文字失语症”。尤其对于青少年学生群体而言，日常高频滥用萌语，会混淆口语娱乐表达与书面规范表达的边界，破坏语文语感与写作严谨性，严重影响语言素养的培育。

第二，萌化泛化造成审美同质化，窄化汉语审美层次。刘翔（2024）提出，当下网络萌语呈现“万物皆可萌”的过度泛化趋势，娱乐琐事、公共议题、严肃话题全部套用幼态萌化表达，模糊了严肃话语与娱乐话语的边界，消解了汉语庄重、典雅、深刻的审美特质。青年长期沉浸在单一的幼态语言审美中，会弱化对古典汉语、书面文学、严肃文本的感知能力，语言审美趋于扁平化、同质化，丧失对多元语言风格的接纳与鉴赏能力，不利于汉语审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三，场景边界模糊，引发交际礼仪失范。网络萌语具备明确的场景适配性，仅适用于私人同辈、娱乐休闲的轻量化社交场景（陈沛，2024）。但当下部分青年存在滥用误区，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在课堂学习、公文写作、职场汇报、正式会议、公共舆论场景中随意使用萌语，破坏正式语境的严肃性与规范性，违背社交礼仪与语言规范，容易造成沟通误解、身份失范、话语错位等问题，影响正常的人际沟通与公共传播秩序。

六、网络萌语良性发展的多维引导路径

基于网络萌语兼具创新价值与发展隐患的双重属性，对待萌语发展应秉持“包容创新、规范引导、分层适配、良性迭代”的核心原则，摒弃一刀切的封禁模式与无底线的放任态度，结合语言发展规律、青年社交需求、社会规范要求，构建场景分层、教育赋能、平台管控、

学术跟进的多维治理体系，推动网络萌语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区分场景层级，建立分类使用规范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适配场景，网络萌语的争议核心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场景滥用（陈沛，2024）。因此，需明确公私场域、正式与非正式场景的使用边界，建立分层使用准则。在私人同辈社交、亲友互动、短视频娱乐、休闲评论等非正式场景，尊重青年语言创新需求，包容萌语的合理使用，保留语言亚文化的创新活力；在课堂教学、考试写作、公文发布、新闻传播、职场正式沟通、学术研究等公共正式场景，严格规范语言使用，杜绝萌语滥用，坚守汉语规范化底线，实现“雅俗分场、公私有度”的语言使用格局，兼顾语言创新与交际规范。

（二）强化语文美育引导，培育规范语言素养

学校语文教育是语言规范培育的核心阵地，需针对青年文字失语、审美扁平化的问题，优化网络语言专题教学内容（于根元，2001）。语文课堂可结合尚来彬（2018）、杨绪明等（2023）的研究成果，讲解传统谐音、叠词修辞与现代萌语的传承关系，梳理网络萌语的语言规律，引导学生辩证认知萌语的创新价值与现存弊端。同时，明确区分娱乐口语与书面规范语言的差异，强化学生精准表达、严谨写作的能力，通过经典文学诵读、书面写作训练、语言审美培育，丰富青年词汇储备与审美层次，规避萌语滥用带来的语言退化问题，实现语言创新与规范的双向平衡。

（三）平台柔性管控，优化网络语言生态

社交平台作为网络语言传播的核心载体，需承担语言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摒弃硬性封禁的粗放式管理，实施柔性化、精细化管控。平台可通过弹窗提示、场景引导、文案标注等方式，引导用户区分正式与娱乐场景的语言使用规范；优化内容推送机制，减少过度低幼、表意模糊、低俗极端的萌化内容推送，鼓励创意性、规范化、正能量的网络语言创新；针对青少年群体，增设语言规范科普内容，引导青少年理性使用萌语，培育健康的网络语言使用习惯，构建良性的网络语言传播生态。

（四）学界动态跟进，完善网络语言研究体系

网络萌语处于动态迭代发展过程中，需要学界持续跟踪研究，为语言规范政策提供现实依据（刘书慧，2021；刘翔，2024）。语言学、传播学学者需持续收集萌语实时语料，梳理新型萌语的构词规律、传播特征与文化内涵，区分良性创新萌语与恶性不规范萌语；总结适配当代社交、符合汉语规律、表意清晰的萌化表达，为口语词汇更新提供参考；对破坏语言规范、消解文化内涵、引发不良风气的萌语进行批判引导，不断完善网络语言研究体系，为新时代汉语语言规范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七、结语

青年网络萌语是新媒体时代语言演变、社交变革、文化迭代共同孕育的语言亚文化产物，拥有完整、系统的符号体系与生成逻辑。从语言表征来看，网络萌语以谐音改造、合音缩略、重叠构词、幼态语气词、仿儿语句式为五大核心形态，通过语音软化、词汇叠化、句式简化实现语言幼态化创新，是汉语修辞与构式体系的新型拓展。从行为逻辑来看，萌语的广泛使用映射出当代青年圈层身份认同、情绪压力代偿、亲密关系维系、线上人设展演四大核心社交行为，是青年适配网络社交生态的战略性语言选择。从文化心理来看，萌语的长盛不衰根植于汉民族含蓄委婉的传统语言文化基因、人类先天的婴儿图式审美本能、当代青年逃避自由的童年回溯心理与青年亚文化的代际建构需求，是多重文化心理耦合的必然结果。

网络萌语具备鲜明的双重价值，其在丰富汉语情感表达、舒缓社会负面情绪、赋能青年圈层社交的同时，也存在诱发文字失语、造成审美同质化、引发交际失范的现实隐忧。对待网络萌语，必须摒弃非黑即白的片面评判思维，坚持辩证看待、合理引导、规范发展。通过场景分层使用、语文美育赋能、平台柔性治理、学术动态跟进的多维路径，平衡语言创新活力与语言规范底线，让网络萌语在合理边界内良性迭代。未来，需持续关注网络语言的发展演变，推动传统汉语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良性融合，构建规范多元、雅俗共存、与时俱进的当代汉语生态，助力青年语言素养提升与新时代语言文化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尚来彬 (2018). 网络用语谐音现象的文化阐释 [J]. 语文建设, 08:52-54.
- [2] 陈沛 (2024). 网络语言符号的萌化倾向与网络社交机制的关系研究 [J]. 东南传播, 07:45-49.
- [3] 马一非 (2020). 成年人“萌化”的人际传播[D]. 沈阳师范大学.
- [4] 唐尚书, 江运齐 (2022). “萌言萌语”不应是唯一[N]. 太原日报, 07-19(008).
- [5] 刘晓琴 (2023). 复叠流行语主观量表达 [J]. 文化产业, 05:74-76.
- [6] 杨绪明, 马一鸣, 杨捷 (2023). 网络时代新名词重叠式及其日常化生成原因例析 [J].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5:94-109.
- [7] 刘书慧 (2021). 网络语言中的谐音镶嵌现象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 [8] 张稼雨 (2017). “萌”化词语研究[D]. 沈阳师范大学.
- [9] 刘翔 (2024). 万物皆可萌：青少年网络话语萌化现象及其价值反思 [J]. 青年记者, 12:112-114.
- [10] 四方田犬彦 (2011). 论可爱 [M]. 山东人民出版社.
- [11] 艾里希·弗洛姆 (2007). 逃避自由 [M].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12] 于根元 (2001). 网络语言概说 [M]. 中国经济出版社.

- [13] 刘杰海 (2024). “叠词+哒”结构的产生和构式化[J]. 语言科学, 03:189-196.
- [14] 隋岩娜 (2023). 叠词新用与价值探究[J]. 语文天地, 12:36-38.
- [15] 霍东阳 (2022). 网络用语中叠词新用现象研究[J]. 大众文艺, 09:78-80.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Behavioral Reflection and Value Reflection of Youth Internet Baby-tal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Li S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Youth internet baby-talk, emerging in digital social scenarios, is a representative linguistic sub-culture phenomenon and a vital form for Chinese to realize self-adjustment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new-media context.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sociolinguistics, this paper takes five typical baby-talk symbolic forms including phonetic transformation, homophonic abbreviation, reduplication, infantile modal particles and imitative sentence patterns as the cor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unique phonetic variations, lexical structures and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features of youth internet baby-talk. Combined with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nd online social mechanisms, this paper deeply interprets the layer-identity, emotional compensation, childhood regression and weak-identity projection logic behind the use of baby-talk among young groups. Based on theories of Han national traditional linguistic culture, infant-schema cognition and escape-freedom as well as youth sub-culture theory, it explores the deep-seated cultural-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for the prevalence of internet baby-talk, dialectically analyzes its dual values of enriching Chinese communication system, relieving social emotions and weakening linguistic expressive competence, triggering aesthetic homoge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omie. Finally,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ulti-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path of hierarchical scenario applicatio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guidance and platform flexible governance and dynamic academic follow-up,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baby-talk, youth language literacy cultivat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ecolog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ternet baby-talk; infantilized language; cultural psychology; youth sub-culture;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